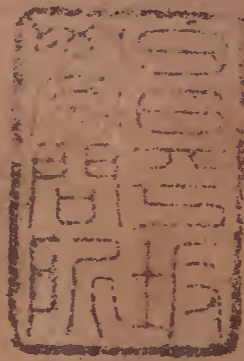


詩傳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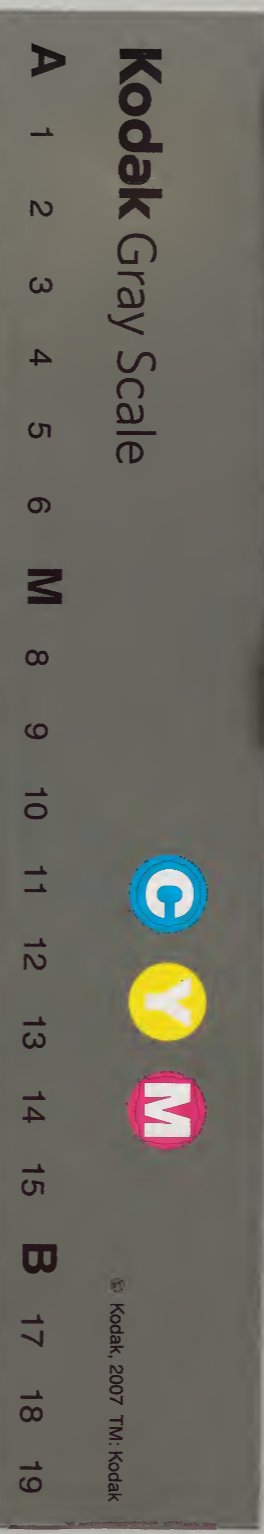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三	二		書
函	一	五	
一	〇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50
冊數	10	(7)
函號	273	204

十六十七



詩傳闡卷之十六目錄

昆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男自規

淺草文庫

吳懷古

門人潘之淇訂

吳體昇

正

小正引

鶴鳴

鹿鳴

伐木

菁莪

隰桑

白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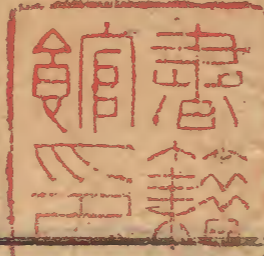
棠棣

頍臯

魚麗

嘉魚

瓠葉



南山有臺 天保 煌粦

四牡 杕杜 邠風

南山 楚茨 甫田

大田 斯于 鴻鴈

蓼蕭 常常者粦 湛露

彤弓 桑扈 采芣

瞻彼洛矣 鴛鴦 魚藻

詩傳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鶴鳴

所以修身也 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

所以燕賢也棠棣燕兄弟也頍卬燕親戚也魚

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

大臣所以報王也煌粦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

之勤也杕杜勞戍也邠風陳農政也南山楚茨

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斯

于落窺宮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常者華湛

露彤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

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言作
二
窺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
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
周道之所以正乎。

小正引

古者有燕禮，有饗禮，左傳謂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
惠是也。汗樽杯飲之，世無論矣。夏忠商質，不聞有燕
饗之詩。自周公以多才多藝，制作禮樂，於是王朝賓
師友，燕兄弟，遣使臣，勞戍勸農，柔遠懷侯，各次其樂
歌。曰小正，當時一詩自有一用，但既作之後，則未始
不可通用耳。謂之小正，蓋以其體則猶介乎風雅之
間，其用則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非如受釐陳戒
用之朝會，以發先王之德者。典重淵奧，氣昌而詞碩。

也故樂記云恭敬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序乃謂政有
大小故雅有大小夫九經種種鉅典其梗槩已略具
于小正諸什矣尚可謂政之小乎鄭氏據毛詩編次
妄意鹿鳴至魚麗爲文武時詩夫周公述文王適有
大雅文王時安得有雅凡大正皆作于成王時而小
正間有作于武王時者要之成王之世居多耳學記
宵雅肄三鄉射禮升歌三終註謂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誠然亦學官之次第非吾夫子釐正之次第也且
四牡勞而皇華遣可先勞而後遣乎其他燕賢燕親
燕大臣之詩總不越儀禮所志而六笙詩亦與焉若
夫東山討叛三叔伏辜公所不忍言也安可與杖杜
共播之聲歌至七月楚茨諸篇則真所謂邠詩邠雅
矣序以爲誨宣者鶴鳴是也以爲刺宣者白駒是也
以爲美宣者斯干鴻鴈是也以爲刺幽者隰桑頌弁
瓠葉信南山楚茨甫田大田常華桑扈采芣瞻洛鴛
鴦魚藻皆是也有詩如此而目爲刺則因雅之未得
所也并美者亦非所美也朱子不然其說其見卓矣

詩傳圖 卷三
一國總係之邠於是後儒亦不得不曲為疏解孔穎達云七月一詩乃遠論邠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此序已志其詩非美王業之本故不入周召正風又非刺美成王故不入成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又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邠公故為邠之變風又曰邠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邠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元城劉氏曰邠詩何不編之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

小正鶴鳴篇

毛詩鶴鳴錯編庭燎沔水後故序以為誨宣王而不知亦周公樂歌也詩傳以燕饗槩小正此特首列之曰所以修身今玩其語意頗似大易爻詞蓋易之為教雜物撰德以象詮理而此詩所陳無非象者鶴魚檀石象以類也臯野淵渚彼園他山象以境也維籥為錯象之中又有象也聞野不已而聞天或渚不定而或淵維籥不足而維穀為錯不盡而攻玉象之變不可勝窮也稱文小而指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所謂



雜物撰德者非耶、大學論脩身先以格致、誠正、今此詩不言格致、而格致之旨躍如、不言誠正、而誠正之旨躍如、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猶易之以象、詮理也是、故孚則爲在陰之子、和、虛則爲翰音之登天、惺則爲潛龍之躍淵、室則爲井谷之射鮒、節而止則爲杞包瓜之隕自天、履錯然之敬无咎、縱而往則于株木于石于葛藟、安往而不得困矣、公之繫爻、正與其咏鶴鳴同致、蓋一篇之中、賦比興交寓焉、如是引君何地、非箴規、何時、非啟沃、卽與之聽鶴焉、可與之觀

魚焉、可與之遊園、而陟山焉、亦無不可、蓋執之皆物、不執之皆道、主文而譎諫、序以爲風之用、實然而、是雅足槩之矣、毛鄭止以求賢、標解、猶未見其贖云爾、

詩傳
 卷之六
 二
 鹿鳴篇
 鹿鳴之詩，其意深矣。蓋天子之於諸侯，猶天之於萬民也。故天子之於諸侯，必以禮待之。而諸侯之於天子，亦必以禮報之。此詩之為鹿鳴，蓋以鹿之為物，其性最馴，且其食最潔，故天子之於諸侯，必以鹿鳴之詩，以禮待之。而諸侯之於天子，亦必以鹿鳴之詩，以禮報之。此詩之為鹿鳴，蓋以鹿之為物，其性最馴，且其食最潔，故天子之於諸侯，必以鹿鳴之詩，以禮待之。而諸侯之於天子，亦必以鹿鳴之詩，以禮報之。

小正鹿鳴篇

者以鹿鳴諸詩為燕饗通用之樂，然詩非為通用也。當時定有所謂嘉賓其人而特作此詩以燕之。莫與饗異，饗重而燕輕。饗者天子所以饗諸侯及卿大夫之有功，與諸侯饗鄰國使臣，燕則有因祭而餽，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是也。有因朝聘而飲，如湛露之載考是也。有因勞而勞，如四牡之勞使臣，杖杜之勞戍臣是也。有因暇而會，如伐木之飲，滑是也。又有繼饗而燕賓，如左傳昭元年，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

詩傳

卷之六

小正鹿鳴

二

其禮不若饗之盛饗在廟燕在寢論相親也饗則大成不坐設几不倚燕則降脫履升坐饗則獻依命數而止爵盈不飲燕則燕算爵以醉爲度此燕與饗之別也是詩云式燕以敖云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知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燕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拆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又按儀禮燕禮諸侯之禮也其登歌惟云小臣荷瑟授瑟大射鄉射鄉飲酒禮亦然故路史謂登歌惟王備琴瑟諸

侯則有瑟而燕琴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觀此詩首章言鼓瑟而末章兼言鼓琴異乎諸侯之登歌矣故知雅作於有天下後而毛鄭以鹿鳴至奩麗俱爲文王時詩舜出車采薇而強釋之則所受誤耳若夫史遷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又從而臾之曰王遣衰周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琴風諫此與解關雉爲康王政衰詩人見幾而作者同謬漢儒妄意說經如此

詩傳
 卷二
 六
 詩傳
 卷二
 六

小正伐木篇

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蓋天
 子之友總不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叔父
 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鴈行者則稱兄弟
 今于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友必其以賢著
 而簡迪于廷朝夕王所如酒誥所稱太叟友內叟友
 最親近者也不然安有速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輒追
 暇者故詩傳于頌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
 歌之為用自別百鳥不以遷喬忘舊谷之侶王者不

言何聞
以足高忘盍簪之助推之至于神聽和平而求爰豈
細故哉求之之道亦惟有惠顧而無失德免于咎且
愆而已然則掃室布席陳簋薦籩今日之燕又烏容
已通篇詞雖衰而情彌摯其屢取興于伐木蓋伐木
非獨力而成亦有須友之義焉呂氏春炀云舉大木
者葺呼輿譁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諱矣豈無
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郝仲輿曰醜酒有奠
同力則同飲人歛而有衍與之同勞亦與之同樂是
已儀禮鄉飲酒閭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愚意崇正即

伐木蓋取卒章伐木于阪爲義阪固高峯山陂也此
皆盛世之音也蔡邕正交論乃云周德始衰頌聲既
寢伐木有鳥鳴之刺猶之以鹿鳴爲道衰吾無取焉
按埤雅云斝未成羊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
後足用曰既有肥斝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
而無已且一曰醜酒有奠言燕禮也二曰陳饋八
簋言會禮也三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饗具四豆
四籩之實會禮則自饋會而下無朝事之豆籩也
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無饋會之豆籩也按禮

莫重於饗會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於兄弟則又更加隆邪其云肥斝肥牡洒埽陳饋有衍有踐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叶韻而已無庸泥也

小正菁莪隰桑篇

二詩體製大略相倣雖與鹿鳴伐木均之爲燕賢而此直自寫其中心之好以菁莪隰桑起興謂其芳可擷其蔭足庇也曰阿曰沚曰陵曰隰其南離輿泄而升本朝者乎蓋至治之世要使野無遺賢月令季春聘名士禮賢者孟夏命太尉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夫其索賢如此其亟敬賢若此其隆也得

於乍見而後喜可知也。說苑云：周公行政七季，布衣之士所費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呂氏春秋：周公旦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今觀菁莪言樂而要之，有儀，豈徒厚爲之貌，亦誠役志於享矣。愚意儀禮笙詩之由，儀卽此錫我百朋，利益弘多，猶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德音孔膠，有德者之語言，投

契而不可解，猶易云：同心之言，臭如蘭也。兩卒章一則追遡昔日之心，旌無泊一則永矢異日之心，銘弗諼，豈比夫始相慕之誠，後相戾之速者哉？莪茂桑柔，與齊詩之風，淒雨晦氣象亦自迥別，真成周太和之詩也。序以菁莪爲樂育材，猶未爲謬，更衍之曰：君子能長育人才，天下喜樂之，然則則喜則休，所稱我者，其誰亦泛指天下耶？朱子謂其全失詩意，審矣。至以隰桑爲刺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其妄尤無足辨。

按遐乃久遠之意南山遐不眉壽遐不黃耇棫樸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大武於萬斯年不遐有佐皆
 是訓也遐不謂何日忘即久要不忘之意衛詩兩
 不瑕有害乃瑕疵之瑕俱不與何字通用又禮表
 記云事君欲諫不欲陳引隰桑之末章作瑕不謂
 矣彼蓋取匿瑕之義為尊者諱所謂不欲陳也

小正白駒篇

詩未有驟因而泛作者鹿鳴伐木菁莪皆知其為燕
 贄矣隰桑亦菁莪之屬也序以為刺幽其謬固驟足
 辨白駒序以為刺宣後儒多惑其說意謂文武盛時
 枯岸畢登潤山咸薦安有贄者肯自外明時結泉石
 之膏旨而顧煩詩人反招隱為者且留之不可又聽
 其去此必贄者見宣王鮮終一朝辭休若漢二疏之
 為而詩人為之祖帳都門外且餞且諷以此逢迎序
 說於此詩亦未嘗不佞矣詩傳則與鹿鳴伐木諸詩

言傳
相次等之爲獎賢、其所謂賢必有所指、予竊意爲殷士、何者、殷人尚白、至周猶仍其色、乘彼白駒、非殷士而何、受之以繫維、隆之爲嘉客、至公侯不足挽空谷之轍、而尚冀其繫金玉、爾音此其意何篤、擘然卒不彊留者、以賢者固各有志、艱苦相逼也、嘗觀膚斂之億麗、侯服周京者、不爲少矣、且以不如夏迪、簡在王庭、服在大僚、爲憾、所謂伊人、何猷可近、不可攀如、則予又意非它人、必箕子也、蓋周人誠不吝公侯之爵、以寵殷獻臣、而箕子自靖、罔爲臣僕、豈肯變其初

志、武王亦不設彊臣之故、訪範之後、卽封之、朝鮮、雅、訶、白駒、頌、訶、有、客、要、之、皆、此、志、也、夫、殷、有、三、仁、微、箕、猶、在、而、予、猷、以、如、玉、目、箕、子、者、蓋、微、子、向、已、行、遯、矣、若、如、抱、器、奔、周、之、妄、說、則、必、非、僂、來、而、忽、太、今、朝、今、夕、何、煩、繫、焉、若、旣、就、封、之、後、則、固、已、膺、桓、垂、而、爲、上、公、矣、爾、公、爾、侯、又、何、勸、焉、卽、返、飾、宋、都、亦、未、可、云、遁、思、也、夫、惟、箕、子、釋、囚、而、陳、範、陳、範、而、又、不、爲、臣、是、以、有、朝、鮮、之、長、往、在、彼、空、谷、此、行、是、已、繫、金、玉、爾、音、其、有、味、乎、洪、範、之、言、而、夏、祈、嗣、音、乎、予、故、曰、白、駒、餞

箕子也然則此詩亦可通用否曰何為其不可夫白
 賁象幽人之貞良馬比君子之惠賦詩見志棄擇乎
 爾若究其所繇作詩固未有繇因泛作者非箕子誰
 足當此

此詩見於詩經卷之六
 賦詩見志棄擇乎
 爾若究其所繇作詩固未有繇因泛作者非箕子誰足當此

小正常棣篇

鄭譜既以鹿鳴至魚麗為文武皆詩矣然於序所云
 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者覺相牴牾於是又曲為
 之說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
 若在成王周公皆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
 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若然是以成王之詩陽
 托諸文王之世回護隱伏豈詩人本旨序謂閔管蔡
 之失道意或近是非然燕兄弟之詩固宜極其和樂
 以篤歡情乃成喪急難何若是志恫而詞哀邪國語

謂爲周文公作是已左傳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又云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此其狐疑兩可本無確見而孔疏兩解之謂周公傷管蔡失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于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皆然皆疏兄弟故作此以敦天下之俗至厲王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疎召穆公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夫詩旣被之聲誦凡燕禮

皆可通用何待穆公時然後重述邪六笙詩中有萼黍愚意卽是常棣蓋常棣名麥李一樹生二萼猶黍之一稔二米者也且鞮黍音相同也

按箋云承萼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楊用修云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萼蒂也今文作跗萼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正用此義焦約侯亦引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萼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謂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此說殆與箋合歐陽

永叔云不鞞鞞者鞞鞞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何
煩改字爲柎蓋言鄂則已見相承之義此解較優
用修乃訾宋人爲不識字謾矣用修又云鞞字從
琴音吁爲義從韋爲聲琴草木下垂也古者聯牆之
履曰鞞今俗作靴郝楚望亦云花足有孚甲在外
如人着鞞然得之

小正頰鼻篇

伐木之兄弟卽爻生也常棣之爻生非兄弟也故詩
傳一則曰蕤鬯一則曰蕤兄弟至頰鼻卉二章止言
兄弟而末章兼言甥舅故總之曰蕤窺戚其詞意綢
繆惋惻真情至之語也僞詩說以爲蕤王族夫族之
爲說不同亦有兼異姓而言者猶未甚謬序以爲諸
公刺幽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
將亾故作是詩解之者曰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亾
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致願見之情非爲酒

也末動以危言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此以佞序則可要非作者之意劉須溪云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朱子云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耄他人是保之類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昔人生幾何之類是也按儀禮鄉飲酒禮有所謂笙白萼者愚意其卽此詩蓋取末章如彼雨雪標義

小正魚麗南有嘉魚瓠葉篇

燕大臣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瓠葉是也古者以魚爲重周都鹵北尤以南方之魚爲美故侈言之埤雅云鱠魴鯉性浮鱖鱧鯉性沉鱠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鯉鯉故詩序如此鱠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鰓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矣旨多有不專指酒蓋言酒則殺隨之下文言物則所該又廣詩序謂魚麗美萬物甚多能備禮亦未爲謬而衍之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

下治外始於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此何關詩旨又以南有嘉兔爲樂與贄衍之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贄者共之於是陸司農云兔欲逸則罩之使入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贄之道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其無遯贄矣黃雪山又曰罩兔回澣水聲汕兔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此於樂與衍較切且末章烝然屬騷則苒二章烝然自當屬兔耳埤雅又云嘉兔麤質鱗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于丙穴巖氏云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兔亦非兔名

未必獨指丙穴之兔也是也瓠葉序以爲大夫刺幽王尤爲可厭如云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將兔麗嘉兔亦可目爲思古何必瓠葉鄭氏以君子爲庶人有贄行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大賓主爲酌名然則上二篇君子有酒亦指庶人乎彼意瓠葉兔首不似王家盛宴豈知古明主於其大臣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固不嫌菲也况是燕也瓠葉兔首而外豈遂無他物特詩人自謙如是耳數兔以首猶數兔以尾鄭又解斯爲白謂白首兔之小者益鑿矣儀禮間

歌夙麗、笙由庚、愚意由庚卽瓠葉也。

小正南山有臺篇

序以南有嘉魚爲樂與賢、此篇爲樂得賢、不過更一字以爲異、其寔隸甚、意義也、埤雅因是強作解云、與賢者、尙未有以得之、合則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去、以自獻于先王、此得賢之道也、山爲君象、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萊可食、桑可衣、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小不遺、臺萊大不遺、桑楊若杞李者、猶在所取、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

盛若栲栳、柶、柶、柶、高大而不朽，成乎山則至矣。如此解詩，雖非詩人語意，然亦可備一籌。又云：臺，萊艸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邦家之基，養艸以致木，養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貴乎山，則有允之象，故曰：邦家之允。李可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柶可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作。此亦小有意致。又云：臺可覆，桑可衣，象庇下之臣。杞可茹，象養下之臣。栲可為車輻，象任重之臣。故言之于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萊可倉，楊可載，象濟難之臣。李可果，象治賓客之臣。柶可為弓幹，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其說非不慶慶可聽，然亦支且鑿矣。此詩作于治朝，何得輒稱暗君？不過緣序說而附會之。然序本霖足據，朱子改為燕饗通用之樂，謂此特擬儀禮為言耳，要非詩人本旨也。玩通篇語意，與書君奭篇正相類。按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史記以為召公不悅，周公之踐祚，蘇氏以為不悅，周公之不歸，皆非。



也不悅者猶金縢之言弗豫顧命之言不憚耳蓋召公有疾而將致政故周公勉留之歷引商先臣壽考佐命者曰在管成湯既受命昔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昔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昔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昔則有若甘盤又歷引周先臣之佐命者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未有若闕天有若黻宓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此詩歷舉南北山所有以爲况意蓋如此曰厥基永孚于休曰迪惟

人允施于我冲子曰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罔我新造邦卽詩所咏邦家之基之允意也曰天壽平格卽霖期霖疆之說也曰聞于上帝曰丕單禴德則德音不已是茂之說也曰霖能往來茲迪彝教茂德降于國人曰惟乃知民德則民之父母之說也按召康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當周公作君奭昔意其齒猶未甚邁是詩曰遐不作黃耇曰保艾爾後蓋祈之以如殷先臣保又有殷多歷季所不當輒引疾乞休也書又云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云

周不能厥初惟其終往敬用治正與詩保艾爾後同
義蓋既作書以直諭之又作詩以曲諷之厥後召公
卒受成王顧命總百官輔康王歷二紀其有得于周
公之諷諭深矣

小正天保篇

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於是營洛之意此
詩之作蓋在東都既成後矣傳以為大臣報上其即
周召之徒歟其二云穰穀罄宐受百祿降遐福亦即洛
誥祈天永命之意也史記載武王曰自洛汭至于伊
汭居易囊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
詹有河粵詹洛伊母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此詩
第三章以山川為祝亦賦景以見志按洛誥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彝文竹書成王七年

言傳聞
王歸自東都大高圍廟此詩吉蠲孝旨雖備舉四昔
之祭然亦因祀新邑而述之也召誥曰其惟王伏在
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又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此非
所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者乎既喻之山崇川至又
喻之月恆日升壽南山而茂松柏大臣規遠圖如此
厥後王城藉平王之遷成周藉敬王之入婦鄗之鼎
曆過其卜其猶賴天保之餘祚乎詩書所載畧同一
揆故知此篇非汎汎爲諸臣受蕤者擬作通用謝表

尚已

又按邵一泉云莫不興謂山阜岡陵也莫不增謂
川也參鎔成文詩之體固如此此說甚善蓋古人
文字不拘拘板對有一句而參鎔者如論語迅雷
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是也有兩句而參鎔者如
楚詞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醑及韓退之春
與猿啗兮焮雀與飛是也有一章而參鎔以成文
者天保之三章是也

小正皇華四牡篇

大小行人之職詳於周禮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
 禮達天下之六節成六瑞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賑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稿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
 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道順為一
 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
 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

詩傳

卷六

小正皇華四

三三

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上不設暴陵、下不設暴小、民附於德而服於義、然則使臣之職、負重矣、遣之有歌、勞之有歌、先遣而後勞、皇華自應在四牡、序謂送之以禮樂、遠而有允華、歐陽氏云、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允華、於外、爾其累章叮嚀之意、不止有允華也、晉語、姜氏引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曰、懷與安、實敗名、又曰、視懷如威、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鄭訓懷爲私、襲此、不知征夫自有懷、非其私之謂也、左傳、晉穆叔曰、

訪問于讜爲咨、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毛鄭皆用爲傳箋、而小變其說、總不可據爲經旨、四牡序謂勞使臣之來、或者遂泥爲諸侯之使、夫諸侯之使來聘、固曰來、卽本國之使來歸、獨非來乎、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責人臣以忠、必先之以孝、毛傳所謂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是已、鄭譜意、此等詩皆文王皆作、故嚴氏因之云、文王未曾稱王、而言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鹵伯受天子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愚意若果鹵伯之詩、

則當載之二南如卷耳閔勞小星勗勤猶是風體小
 正作於周既有天下後道為周道王非周王而何歌
 皇等以遣歌四牡以勞其後遣勞皆得通用之又按
 儀禮燕禮鄉飲酒禮既升歌鹿鳴矣併歌此二詩朱
 子謂四牡言其公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
 乎始皇皇者等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學記宵
 雅肄三官其始也注謂以戾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
 志則又不止為遣使勞使之樂歌矣

按埤雅云馬二歲曰駒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

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維騏維駉維駟
 蒙上之文宐皆為駒大夫乘車駕三今日六轡者
 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上大夫卿與諸侯駕四又
 云維騏維駉維駟其先後與魯駟之序合則駟不
 如駉駉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卒言駟者以明馬雖
 彌劣所以御之滋謹又云爾雅白馬黑鬣駉廣雅
 白馬朱鬣駉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異如界者為
 駉蓋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皆曰駉也
 明堂位夏后氏駉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駉

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詩
曰嘽嘽駱馬俗謂駱性謹耐勞苦而今取息不平
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
駕彼駟駱又曰乘其駟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
純駟矣按此數條雖於詩大旨無關然亦可證詩
人句字俱不苟下

小正杖杜篇

詩傳以此詩為勞戍列於體羣臣內則戍乃戍臣也
而士卒亦在其中矣戍臣士卒之領袖也鄭氏見出
車與杖杜相次故以出車為勞還率杖杜為勞還役
而安大姝尊卑之說似二詩為每季勞帥役通套者
夫出車明言赫赫南仲豈勞他卒亦可歌此乎出車
為宣王勞帥詳見本篇若杖杜之檀車四牡豈所槩
於卒伍其為先王勞戍臣可知已實之皖葉之萋俄
及杞之采物以志景而情係焉初則料其遑止繼則

望其歸止繼則臆其不遠乃至假卜筮以度其逾止
此皆閨情所必至詩人乃曲體而代寫之與東山之
勞歸士當同出姬公手而彼列於魯詩者夫亦施之
葵享或有未宜與不然東山與大誥相表裏非如費
誓之僅屬魯何為不列於雅哉夫均一王事也盛世
則四牡扶杜出車采薇作於上而為王朝之雅篆豈
則場水于役艸黃嶺石采芣大車作於下而為王國
之風他如衛擊鼓魏陟岵鴉羽唐葛生皆是類也詩
可以觀信夫

俗風則不得入于雅矣范氏曰邠居風雅之中何也
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周之所以盛者繇周
公也鄭夾漈與論亦曰聖人以邠詩列風雅間謂其
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于雅也以上諸
說非不備極揣摩曲為調劑其如風雅之未得所何
鄭氏之說近之惜乎未睹詩傳編次耳又謂魯齊韓
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夫僅知索邠風于列國而不
知索邠風于小正則謂其無七月也固宜

按臨川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草木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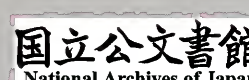
言傳聞
卷之三
蟲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宴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數語已括全詩大旨其所紀之月與禮記月令及逸周書中周月時訓皆係夏正蓋邠風正在夏商之世故其敘述如此陽月多言日惟四月言月又篇中獨缺三月以次章春日三章蚕月紀之王氏謂治蚕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其第五章穹窒瑾戶治邑居也故曰入此室

處七章執官功則官府之役也故曰上入于茅
絢亟其乘屋治田中之廬爲俶載計也故曰其始
播百穀若以來春播穀無暇乘屋夫乘屋豈必待
來春耶○九月肅霜十月隕穉在夏正固宜若周
正冬十月雨雪冬十月隕霜殺菽則建酉之月矣
故春秋書以紀異其書春正月二月無冰正周禮
凌人十二月斬冰之候蓋子丑月也若寅卯之月
無冰亦何異之有

五... 來... 爾... 其... 士...

小正南山楚茨篇

南山以下四詩朱子意為述畿內公卿有田祿者謂若... 政但此則實非天子之詩其詩皆述先世之農事朱子嘗疑為邠雅是也序以為刺幽王謬不待辨又以曾孫屬成王何居記曰有國家者稱曾孫曾孫固事神之通稱也又云孝子孝孫無家國者之稱則既醉不曰孝子不匱雖歌不曰綏予孝子乎故南山之曾孫與楚茨之孝孫皆繫有國者其即指邠公平或疑



楚茨之君婦爲士妻，彼蓋據儀禮特牲饋食稱士妻，皆曰主婦故耳。然對祖考自當稱婦，君婦與主婦詞亦自別。若以君婦爲士妻，則諸侯之卿大夫其祭禮見于少牢饋食者，亦無鐘鼓送尸之事，何況于士，但不曰后而曰君婦，則又可證其爲邠夫人之稱。鄭箋以君婦爲后，彼安知此非天子之雅哉。鳧鷖之稱公尸，說者謂其仍先代故稱，如七月之稱公子，楚茨則何以稱皇尸，蓋皇乃美號，諸侯大夫之尸皆得通稱。故少牢嘏詞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

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詞也。朱子謂此數詩爲述古公卿意，蓋本此。然旣意爲述古，則又不必舍邠先公而別指所謂畿內諸侯矣。畿內諸侯之詩未始不可入小正，顧何至連篇累牘，且四詩意義如出一手，其爲邠雅無疑。詩傳以爲勸農，蓋奉祭獲福，非力農不及此。周禮籥章吹此于祈年，以樂田峻，樂勸農之官，固卽所以勸農也。二詩大旨則隨季梁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數語，可爲詮註，蓋惟三時不害民和年豐民

力普存、備膺咸有、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是以祝
 史正詞、而神降之福、故曰民神之主也、慶源輔氏云
 或謂楚茨即采薺然則周禮九夏中有齊夏夫人祭
 則奏之倘即此詩耶非然則思齋也

小正甫田大田篇

南山之曾孫、楚茨之孝孫、對祖考稱之固也、甫田大
 田雖有報祈禋祀、然不繫廟祭、何以亦稱曾孫、蓋周
 人、世世務農、視農事如其家事、服先疇之畝、故自
 號曰曾孫、當時郊民自少至老、狎習其上、無以異于
 家人、故目其君亦曰曾孫、若曰此吾家曾孫云爾、曾
 孫推食以惠農夫、農夫邁種以若曾孫、曾孫為農夫
 修祀典、農夫為曾孫乞炎靈、曾孫惟士女之穀是祈、
 農夫惟公田之雨是亟、曾孫不鄙農家之子、即田間

而登俊、農夫能溥仁主之惠，委餘粒以賑寡，上下交孚，親愛無間，遑問孰貴而孰賤，唯知共戚而共休，故草野之趾可錯也，藜藿之羹可嘗也，萬壽可爲農人祝而景福還可爲君公答也，其欲相厚，豈有量哉？嘗觀周書洛誥，周公禋于文武，爲殷人祝曰：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承敘，萬年永觀，朕子懷德，彼于勝國之遺黎，且然，况我農乎！上以誠愛下，下安得不以忠利上？七月之卒，章躋公堂而稱壽，觥與此意，正互相發，其爲邠雅無疑耳。古人重農，因重農官，故邠風及

此二詩皆以田峻至喜，綴景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籥章吹邠雅以樂之，其此志也夫。

按周禮大司馬：仲秋遂以獮田，羅弊獻禽以祀祊。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則報祈固有定候，然禮以義起，亦未必如此拘拘。愚意甫田之社，方非卽報祭，所謂我田既臧者，止就上章黍稷，疑疑言卽下文終善且有之意，未必非祈也。其御田祖，尤與春祈別，蓋聞孟春祈穀未聞祈雨，馮嗣宗以月令仲夏大雩當之，良爲有見禮

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邠固侯也田祖蓋生爲上公祀爲貴神者春秋傳龍見而雩以建巳純陽之月防旱災而預祈之然值午未申之月旱亦脩雩以求雨斯則黍稷蕤蕤時矣周禮鼓人以靈鼓鼓社祭是社方亦未嘗無樂而特言之田祖者互見耳甫田曾孫來止爲省耘來也正是今適南畝或作次年省耘解滯甚大田之曾孫來止則省斂也其來方禮祀則報成之祭也

小正斯干篇

嘗觀儀禮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義亦云乃管新宮三終鄉飲酒禮燕歌鹿鳴四牡皇華間魚麗而管新宮新宮所從來蓋自制禮時已有之矣孰知其卽是斯干也序以爲宣王考室則竹書亦紀之八年然考室何必宣王卽如穆王元年嘗築祗宮九年嘗築春宮十四年嘗作范宮土木之役不爲少矣奚獨宣王爲可美劉向云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是又以土木爲嘗

試改豐爲褊去改褊爲豐幾何不如其已且詩中亦未見有儉小意向說未足憑也詩故曰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斯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其臆說亦近似而愚直意此詩當作于武王都鎬時大雅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營鎬雖出文王之命而建都則自武王始班固賦西都云左

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張衡賦西京云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嵬隱嶰鬱律連岡乎嶠冢抱杜含鄠欲豐吐鎬于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于近蓋鎬京之形勝如此鎬邇于豐何以知此詩非遷豐時作文王時尚未有雅也且生男章言君而兼及王也落窺宮者非鎬卽洛而洛邑定鼎特以會朝講武成王雖時至其地未嘗以爲都居故知斯于爲鎬京落成之詩也魚藻意

亦放此或者不知斯干即窺宮謂管與笙類第皆有
 聲而無詞然觀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昭子賦新宮
 何嘗無詞如謂其詩已亡則後漢明帝永平二年詔
 亦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矣安在其亡即南陔白華
 諸詩愚猶以為具在小正不亡也

按序以庭燎為箴宣王沔水為規雀鳴為誨誨之
 不可而後祈父白駒黃鳥行野諸篇覆用為刺若
 是乎宣之鮮終也然則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獨
 繫行野後豈既刺矣又追數其美耶抑宣王晚年

有此美政耶序之不足據如此

詩集 卷之三

不可而後所... 是子... 亦出美... 亦出美... 亦出美...

小正鴻鴈篇

鴻鴈一詩、毛詩鎔于吉日後庭燎、故序以為美宣王而詩傳係之小正、則周公作也、其云懷流人者、文武之遷豐、遷鎬、以容民畜眾、似亦可當之、然文王以鹵伯遷豐、武王以世子營鎬、於昔豈遠有雅歌、今詳味其語意、則為殷民遷洛化耳、按史記武王既克商、登郊之阜、望南也、至於周、日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季、靡靡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我今未定、天保何

詩傳綱

卷之三 小正鴻鴈篇

三

暇寐、日夜勞來我鹵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
延于伊瀆、居易無固、將營周居于洛邑、其事未就而
武王歿、竹書紀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七年、召康公如洛、度邑、觀周書、召誥曰、太保、乃以庚
般、攻伋于洛汭、又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庚般、侯甸、男
邦、伯、厥、既、命、殷、庚、庚、般、丕、佗、是、詩、先、之、以、于、征、次、之
以、于、垣、此、亦、先、遷、殷、民、後、佗、洛、邑、之、證、也、多、士、之、誥
曰、兪、惟、昔、宅、兪、邑、繼、兪、居、兪、厥、有、幹、有、季、于、茲、洛、兪
小子、乃、興、從、兪、遷、豈、惟、殷、士、民、亦、宐、然、所、謂、其、究、安

完者、此是邪、多方、多士、訓戒之辭、不厭嚴鴻鴈于飛、慰
勞之詞、不嫌婉此書、詩之異體也、或謂民謠、不應雜入
雅中、然詩豈必漁人自作、特托爲漁人之詞、若此、凡
勞還帥勞還役、皆然、何獨疑于鴻鴈、若夫孔書、君陳
所謂、無忿疾于頑、畢命所謂、毖殷頑民者、不過因緣
于書序、夫聖人于殷民、率肆矜兪、其肯鄙之爲頑乎
蓋書序之僞多矣、其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次多
方于多士、後尤非當季事實、竹書紀洛邑告成、在成
王十四年、冬、而此詩則非必佗于其昔觀綿之詩先

慰止左右後乃大室家則于垣之役固在度邑之初
矣下士飲人非當于東門外也

于宮中飲人非當于東門外也

于宮中飲人非當于東門外也

于宮中飲人非當于東門外也

于宮中飲人非當于東門外也

于宮中飲人非當于東門外也

于宮中飲人非當于東門外也

小正蓼蕭篇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于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容合好今日燕笑語今日孔燕豈弟故知爲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王者建國親侯欲其光昭令德翼戴王室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故褒之以龍光祈之以不爽美之以宜兄弟祈之以壽考壽豈意何慙慙也古親賓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豈徒以私惠自畱哉抑是詩與湛露彤弓均爲天子燕諸侯故左傳文四年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之賦謂諸侯朝正敵愾而王宴之乃得賦此是也及觀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嘗其宴

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夫華定之不敏亡論已爲魯人者寧遽忘衛俞遜謝之故事何其不宜賦而輒賦于宋客乎豈世變愈下僭擬無章愈甚真若肄業及之而不自覺其干大禮耶記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與夫舞佾歌雍所繇來者漸矣

按康侯承寵澤于君與蓼蕭之承露固無以異而序云澤及四海咸建五長謂遠國之君之賤者朝見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遠國之君之賤者朝見

言傳聞
天子王者恩澤不為遠而不及試玩詩中有是意
乎且目君子為天子於裳華之之子桑扈之君子
皆然是何解法至洛水之君子則更指為諸侯其
謬戾不經至此

小正裳裳者華篇

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今觀
此詩與蓼蕭均之為燕諸侯其體裁亦不甚相遠首
章以常華起興蓋常棣之花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
王者建國親侯故取義于是重言裳裳者欲常常而
見之意也次以芸黃興有章黃者中央正色易坤卦
曰含章可貞曰黃裳元吉蓋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
事美在中而暢四肢發事業則章莫美于黃矣此與
蓼蕭次章美龍光者相似三章以黃白之華興四駱

蓋黃馬黑鬣曰駱、白馬朱鬣亦曰駱、之子所乘非一、或黃或白、有如此華矣、此章亦與蓼蕭卒章相似、乃謂賢者世保其祿、則何以見之、儻前所稱之子者、指繼世之新侯、而末章所稱君子、乃是追美其先世耶、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謂其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士冠禮亦云、然則似之、猶言克肖、即宛鳩所云式穀似之也、譽處而有慶、所謂世保其祿也、若析薪而弗克荷、其何似之有、夫賞延于世、固皋陶之

小正湛露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蓋古者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燕行于寢、膳宰具官、饌于寢東、非若饗行于廟、故曰在宗載考、其禮一獻四舉、酬降脫履、升坐無筭爵、無筭樂、以醉為度、非若饗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曰不醉無歸、蓋觀儀禮所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則夜飲之禮、古誠有之、偽詩說以為天子燕同姓諸

侯意亦近似然大槩或可通用耳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昔陳敬仲飲桓公酒欲以火繼敬仲辭以下晝未下夜乃止此之謂不成也似也乃又以豐草喻同姓諸侯以杞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椅同類異名喻二王之後則鑿矣夫同姓異姓未必不有時合燕然取喻之義殊不爾蓋杞棘中堅承露雖厚而不屈有強幹意故以興顯允之令德卽酒誥所云剛制也桐椅高竦其實離離而下垂有恭順意故以興豈弟之令儀卽宛鳩所云溫明謨而仕者世祿亦文王之仁政但濟美則以興鮮克繇禮則以亡詩以似之致美亦兼寓規諷之意云爾毛序因此詩錯在末簡遂槩目爲刺幽王謂小人在位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試觀篇中曾有一字涉刺乎

越陳乎

亦並葉韻者之賤雖也丑文世謂賤為中會亦一字
爾手京因北昔論亦未簡義黎日為陳幽王階小人
京溢甄限以士指以妙之姪美亦兼寓賦屬之意云
即對而士林出類亦文王之如卧齊美限以與類

克也要以令儀即令德之符所謂飲酒孔嘉者也或
謂豐草有露露始降杞棘有露夜漸久見椅桐之垂
寔離離為天向明而醉歸之候則是君臣相與長夜
酒飲豈所語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義夫露待陽而
晞賓乃待露晞而後言歸歟

詩集

小正 湛露篇

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小正彤弓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
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孔叢子
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周禮九夏、有章夏、臣有
功則奏之儻、卽此詩耶、賜必以弓者、何正義謂爲弓
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以赤、旅弓漆以黑、賜弓
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爲重、是已、錫弓矢必以饗
禮行之、饗行于禰廟、烹大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于
食、燕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

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二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矣故詩傳均曰天子燕諸侯但燕或至夜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于待賓賞不踰時如是右之毛訓為勸鄭訓為奠于薦右詩緝云右與宥侑通皆助也左傳每云饗醴命宥注謂以幣物助勸也饗必有賜以為宥而彤弓則宥之大

者醴之毛訓為報鄭訓為酬酢之酬雖饗禮固有獻酬此處自當作報功解蓋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為鬯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遂以為得專征伐嗟夫征伐而諸侯可專是作威不必維辟而春秋之戰皆義戰矣豈彤弓之設端使然哉

按諸侯賜弓矢得專征伐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春秋左氏皆有是說彼特因

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遠矣夫以嗣侯之征胤和也必曰嗣侯承王命徂征南仲之伐獫狁也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今以為賜弓矢者即得專征代無論彤弓之詩未聞有此即東遷之初屏如平王其命文侯亦嘗賜以弓矢矣曷嘗屬以專征之柄諸儒何乃墮桓文雲霧倡為此說遞相耳食以熒惑後世哉

小正桑扈篇

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周之盛世有賓禮以親邦國固交而為泰之時也以桑扈交交起興正與末章彼交相映非如秦風之賦黃鳥泛言交交而已有鶯其羽言其羽如鶯之文蓼蕭之龍光裳華之有章皆是物也大雅板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而此樂胥之君子足兼之偽詩說以為天子燕方伯之詩亦有見于屏翰云爾夫以桑扈為燕方伯則亦當以彤弓為燕連帥此等總不必臆為之說

古者方伯連帥亦未必有專職觀所云百辟爲憲則文武總在其中如後世六月之吉甫崧高之申伯可見已記曰高而不矜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此戢難那福之說也彼交匪敖卽戢難之見于飲酒者酒陽物也能發人之剛其過在祗觸先王制兕觥以寓戒兕善觸也第鄭箋泥爲罰爵則夫必然如卷耳之姑酌以解懷邠風之躋公堂而介萬壽豈必用此爲罰耶左傳古者以鳥紀官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彼交匪敖所買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亦有

扈止之義燕歌桑扈未必無取初言受天之祐繼言受福不那終言萬福來求其詞每章愈進要非戢難匪敖不及此周禮九夏鵞夏居其一儀禮大射公入奏之或取義于無憚無驚意者其卽此詩乎序以爲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范甯傳春秋云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蓋序之誤人久矣

小正采菽篇

蓼蕭以下諸詩皆天子所以燕諸侯而此篇語意尤為鄭重首章若預擬其來次章若深幸其至雖下體之服物隨行之羣介亦若喜談而樂道之何津津也孔叢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夫非獨君敬其臣亦繇臣自為敬則彼交匪紆一語盡之矣其以采菽采芹起興蓋菽所以芼太牢儀禮鉶羹牛藿是也芹所以充豆寔周禮芹菹兔醢是也皆待君子之具也車馬衮黼天子之賚予則然觀下文建旂

詩傳
卷之二
鳴驚則諸侯固自有之矣、偽詩說以爲諸侯免喪、天子賜賚之詩、不過從韓奕篇竊倣其意、然彼云韓侯受命、而此云君子來朝、語意固自不類、且來朝者、豈必終王世告至耶、周禮春圖事、秋比功、夏陳謨、冬協慮、則各以其方至、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各以其時至、而間會殷同、又不在此數、然總謂之曰朝、是詩稱樂只君子、詞繁意重、決非定指一八也、曰路車則自金路以至木路、兼舉之矣、曰玄衮

及黼則自九章以至一章、兼舉之矣、竹書紀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安知非卽此役、而下篇瞻彼洛矣、安知非卽所以報采菽者乎、此曰福祿申之、萬福攸同、福祿膺之、彼曰福祿如茨、福祿旣同、此曰殿天子之邦、彼曰君子萬年、保其家室、保其家邦、亦有似相和、然者夫坐明堂而覲羣后、肅侯度、以膺晉錫、此真盛世親邦國之禮也、序見其錯在未簡、漫舉而屬之刺幽、說者又以舉火戲諸侯實之、夫輯瑞錫社之盛事、何與焚烽悅嬖之戲舉、見微思

古者措詞固若是乎斯又序之佞臣矣

按禮書白與黑間為黼取分辨昭彰之義吳元滿謂今時市幌以黑白相間即黼文之遺制俗因爾雅斧謂之黼附會三禮圖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謬也

按次章觀旂聞鸞形容來朝至止之度已悉末章優游是矣不當復訓為初至姚承菴云看汎汎揚舟緋纒維之便見有挽留之意戾字宜作止字解蓋錫予之不足而眷留之無已也且即其交之匪紆亦知非復優游以至此意殊可會

小正瞻彼洛矣篇

洛爲天地之中、陰陽所會、風雨所和、四方朝聘貢賦、
道里均焉、武王憂天保之未定、將營周居于洛邑、不
果、至成王始克竟其業、東京賦云、召伯相宅、卜惟洛
倉、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沿洛背河、左伊右瀍、阻九
河、東門於旋、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
岬、成王定鼎于郊、廓此其地也、豈非一都會哉、但鎬
京形勝之地、據上游以制六合、宗廟社稷宮室攸在、
豈容輕從、故於洛昔一會諸侯而已、按竹書紀成王

丕季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季王如東都諸侯
 來朝十四季冬洛邑告成十八季春王如洛邑定鼎
 二十五季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此詩未知
 作於何季然君行師從耀軍容而講武所以威不軌
 昭勳念意防固弘遠矣尚書大政云其克詰戎兵以
 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
 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韎韐鞞琫成王其有得於
 斯乎蓋天生丕才誰能去兵武王革殷之亂汲汲戢
 戈爨矢歸馬放牛不數季而三監啓釁至有東征之

小正鴛鴦篇

此詩為諸侯報天子四章皆以萬季福祿為祝而鴛
 鴦乘馬何其不倫縱或即所見以起興要非漫燕取
 義者意者因獮田而慶禱其君乎周禮太司馬仲恻
 遂以獮田羅弊獻禽以祀祜所以報成萬物也曲禮
 歲凶季穀不登馬不食穀毛氏所謂趣馬不秣也然
 則畢之羅之者其獻禽以祀乎在梁戢翼者其取不
 殫物乎摧之秣之者其季穀順成乎宜稼于田受祿
 于天故曰萬季福祿左傳疏云凡馬春分百艸始繁

則牧于坰野、刈分農功、始藏水寒、艸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然則與仲、刈祀方之、皆正合也、抑更有說于此、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羅氏致康與女、詔客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亾其國、此正與虞人之箴所爲、冒于原獸、亾國恤而思、鹿牡者同義、書旅、獒亦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是詩蓋受天子之戒而答之、言所貢惟是鴛鴦乘馬、以明天子不賢異物之意、而祝以惟乃世王乎、又觀成周之濃、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則

此又或爲貢士而他、蓋王者張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當使野無遺雉、鴛鴦可羅、豈必高崗之噉羽、至於來僚、邕邕、鴻儀、鷺序、斯亦在梁、戢翼之象已、良馬比德君子、賢得其養、君亦享其休、卷阿所云、翰性也、愚又諦思之、詩人比興各有則、似鴛鴦匹鳥、以喻夫婦、想自古已然、故中后白華之詩亦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淮類而觀、則此詩當是成王大婚、而諸侯致祝也、其以乘馬更端、猶漢廣之言秣其馬、碩人之四牡有驕、車牽之四牡駢駢、彼則賦而此則借爲興耳、

序乃云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則吾不知其解也

按埤雅云鴛鴦匹鳥也人得其一其一即思而歎故明王慎于取之于其飛而畢之羅之不天胎不歟宿之義也此蓋訓序所云交于萬物有道也然鳥飛而遭羅失其性矣何如鳥鶴之巢可俯而窺者為有道又云凡鳥右顧則怒左盼則喜生在梁而戢翼言我交于萬物有道故彼于止得其所止也然而鳥之戢翼豈必以明王交之有道乎列

子紀周宣王牧正有役人梁鴛能養埜禽獸委倉園庭之內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卉葦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所謂梁鴛蓋取鴛鴦在梁不驚擾之義列子始寓言耳孔疏謂古明王于乘馬凶季則養以埜豐季則養以穀其自奉養有節如是則真視君如馬矣序說之誤人至此

小正 魚藻篇

竹書紀帝辛三十六季、鹵伯使世子發營鎬、及既有天下、遂都于鎬、大雅所謂考卜惟王、宅是鎬京也、序魚藻者、謂萬物失其性、幽王居鎬京、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夫在藻依蒲、是魚樂也、何反云失其性、候序者謂水淺涸、然後魚在藻間、蒲生於岸、魚依此匿其形、則水又淺矣、首大而尾長、是魚之瘠者、其說謬甚、埤雅云、魚性貪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為得其性、傳曰、士卒鳧藻、言

詩專圖

卷六 小正 魚藻

三七

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于水藻也。奠藻意亦如此。此猶近之。惟是王在鎬京而止。述其飲酒之樂。似乎諧媚之稱。萬季觴者。雖天子奠諸侯。蓼蕭亦曰。孔燕豈弟。湛露亦曰。厭厭夜飲。桑扈亦曰。旨酒思柔。然君以是奠其臣可也。而猶必述其豈弟。美其顯允。嘉其匪敖。乃臣之於君。第以那尼飲酒為樂。畧無規諷之意。何哉。則愚意其為飲至之樂歌。蓋禮君行反必告廟。告廟則飲至。故僖公獻捷於太廟。詩歌之曰。魯侯燕喜。在泮飲酒。此詩云。有那其尼。倘亦巡狩征伐。畢事而旋行。飲至之禮邪。如疑鎬京初成。而舉落成之奠。斯亦始似之矣。

淇亦故也之矣
而賦亦增至之豔旅賦詩
離京師而舉茶效之燕

詩傳闡卷之十七目錄

小正續

小正續引

六月

出車

采薇

采芑

黍苗

車工

吉日

庭燎

沔水

無羊

車牽

詩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

帥也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

工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

考牧也車牽樂親昏也

宣王中興而小

西水

車工

采薪

小五

詩傳圖卷之十

小正續引

漢儒以正變言詩謂周之盛昔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葢音鹿鳴而訖菁莪也六月徑接菁莪菁
 莪為正雅之終則六月不得不為變雅之始故小序
 於六月篇端歷序諸詩之廢而總之曰小雅盡廢四
 夷交侵中國微者凡以為宣王北伐張本明并此為
 正後此為變耳夫詩第有美刺原無正變即據毛詩
 所編六月采芑車工吉日庭燎沔水庶羊等詩既謂
 之美而復與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篇均名為變

不自相矛盾乎、一宣王之詩耳、出車采薇、幸而鎔于
雅、雅則遂舉而屬之文王、黍苗車牽、不幸而鎔於雅
後、則遂舉而屬之幽王、而王風之黃鳥行野、鎔列宣
王之蘭、則又卽以爲刺宣王、夫宣王弗終允德、如不
藉千畝料民、太原湛女、鳩殺杜伯、而非其罪、其稅政
見於外傳、諸書者、蓋亦不少矣、若其詩、則固有美無
刺也、故聖人錄之以續小正、而佚書穆刑之後、卽繼
以文侯之命、雖終燕及、然宣王者、以詩證之、是矣、

小正續六月篇

六月之師、蓋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常武並
列、大正者、彼之爲告廟策勳、此之爲謙賓叙款、彼之
爲六飛親駕、此之爲四牡徂征、彼則歸功於天子、而
此則歸美於人臣、詞氣固不侔也、然曰王于出征、以
匡王國、則固臨之以赫明之命矣、曰有嚴有翼、共武
之服、則固秉之以敬戒之衷矣、曰我服旣成、于三十
里、則匪安匪舒、匪紹匪遊之紀律、總不越此矣、若乃
告成錫命之典、蓋已具於燕喜受祉中、特作詩者、各

一其體未及鋪張揚厲所以屬之小正至於常服元
戎驪牡一切軍容亦大正所未暇詳也六月當是建
巳之月于周爲夏末于夏爲夏初按以司馬之法與
師固非其時特迫於孔熾之難有不容緩應之者乃
其比物則素裕應變則甚敏抑何整且暇哉要以嚴
翼爲之本輔氏所謂兵陰事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
也爾雅十藪焦護居其一獫狁依水草而薦食故整
居於斯鎬非鎬京季彭山謂必大原邑名其地高平
故謂之鎬漢魏於此置高平縣而大原卽是固原非

河東之太原若是河東之太原則春秋荀吳敗狄於
大鹵是其地也當時河東之大國有晉兵雄晉陽足
以制羣狄河西之大國有韓世爲州牧足以控百蠻
獫狁之部落近於周疆必不自河西遣入觀其由朔
方而至涇陽必取固原之遺蓋固原太朔方五百餘
里而獫狁在其東北則入周之要路當在此其說或
有所受至於太原紀其所至之地若以此爲華夷一
大界限焉其不勤遠略之意雖隱然言表然所重固
不在是耳燕喜受祉受之於王朝燕飫諸友燕之於

私室若謂總是宣王燕吉甫則方叔亦嘗共功豈得
 不與燕而偏集吉甫之諸友相與遺故乎末特揭孝
 友之張仲為殿固侈吉甫有重客亦以見王室多名
 賢矣後世謂權臣在朝良將未有能立功於外遂以
 調和之功歸張仲恐張仲未必肯受也

按爾雅云繼旆曰旆亦是舉一以見其餘若旗旂
 旗等當各有繼恐無他名以易之則此旆當是繼
 旗者軍行前朱雀此鳥章建於元戎故知為繼旗
 之旆也出車彼旆旆斯胡不旆旆亦兼旆旆而言

即爾雅所去廣克幅長尋者豈獨旆為然但他旗
 則各肖其方不盡以緇耳馮嗣宗編引左傳杜注
 之言旆者而衰之以傳士凱之說謂此白旆中央
 即軍前大旆然傳止言旆未言白旆若元戎旣建
 鳥章又建大白旆則白虎之旗何以復為右軍所
 建且白近凶周所勝色也顧以為大旆而建之軍
 前獨無嫌乎

小正續出車采薇篇

宣王初季、獫狁孔熾、吉甫于征、驅至大原、猶慮夷夏之防未峻、復遣南仲、率師城之、於其歸也、而勞之、此出車采薇所以次六月也、序以出車為文王時勞還率之詩、夫文王未嘗為天子、稱王、今首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仲、王與天子、果何指耶、若是追述、則當明言文王或周王、如大正諸篇所咏矣、然大正亦未嘗目文王為天子、說者強求其解、歸之商紂、夫此周人詩也、何為崇紂至此、史遷以出車六月、竝為

周襄王時化其詛固棄足辨班固以出車為宣王時
 化亦偶合耳或疑六月出車同為一時事吉甫之詩
 言其在京發程時也故曰六月月已棲棲南仲之詩言
 其在外觸景時也故曰黍稷芳華月未然出車勞將止
 當與勞戍殊歌記所謂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也若
 大將自宜同時並勞何以勞南仲不及吉甫其非共
 事明矣朔方蓋靈夏等州之地季彭山謂在今固原
 西南又百餘里有待於南仲之城者必翟患未肆之
 前常倚山河為固不待設險及獫狁自鎬侵之則將

有決藩之勢其地始為華夷要區不得不為城以守
 矣觀其命南仲為將而宣王之經略居可見焉夫獫
 狁與西戎在周固並為邊患乃城方之役專備獫狁
 五章何以忽及伐西戎舊說謂室家感物變而思君
 子遙為擬度意亦似之但赫赫南仲絕不類室家語
 此殆詩人佇望南仲還朝又將仗其威名有事西戎
 耳出車采薇本是一役采薇第言獫狁之故不及西
 戎故知伐戎尚需南仲歸而更舉也南仲愚意即秦
 仲其伐戎亦非僅一出師也出車勞將止稱君子采



言作詩
卷二
薇勞師兼言小人鄭氏所謂異歌異時殊尊卑者始
有合焉兩詩皆以雨雪點綴亦可見其同是一役均
爲勞詩而序乃以采薇爲遣戍夫楊柳依依則正薇
柔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追昔道其實
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
遂以爲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昔日至矣乃
出車旋歸又繫之春日故鄭氏解雨雪載塗爲春凍
始釋夫朔雪侵肌自是塗中慘况而芳甸襍英華林
嬌鳥乃侈其凱還之勝槩其爲時度亦不甚相遠詩

固未可執象求而較周初林杜之咏繁簡亦自不侔
矣

按竹書紀商帝乙三季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
方似與此詩合然則商詩也何以載之周雅此似
緣詩序而附會之觀采薇序云文王時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
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林杜以
勤歸也意竹書之說本此蓋序作於漢儒而紀季
至晉太康始出其間固不無僞益者非然則周宣

三季竹簡而束誓誤編之帝乙耶然宣王時無昆夷之稱而竹書又記宣三季王命大夫仲伐西戎所謂仲者當是秦仲疑卽此詩之南仲審爾則竹書不應兩紀其商紀係附會更可知已
按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西戎之侯國跳躍而望南仲如此季彭山因之云簡書西戎侵境而被患之國以簡書告也時密阮諸國猶在今涇州界上近於西戎疑卽此類也殊無確據又云城朔方所以斷戎狄往來之路西戎道絕而不

相犄角則可以駕獫狁而出其上故曰于襄又云伐西戎是剪獫狁羽翼意俱似之但詩人太言意各有主謂耳姚承菴云天子命徃城朔方何以云伐西戎蓋天子之命有專制有權宜當時專制在朔方而偶見西戎之竊發提師以薄伐焉亦闔以外將軍制之權宜之事也且當時天子或更有命南仲或專有請皆不可知此亦近似但於未旣見君子語意何居舊謂代爲室家想望之詞特因緣於召南不知召南草蟲篇亦本非室家之詞也

按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二句有似采芑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各於本篇爲賓而非主但彼則述其已
往此則擬其將來然竹書紀宣王三季命大夫仲
伐西戎則固前乎此矣或伐而未得志乃將更伐
之其後六季西戎卒殺秦仲倘亦不戢自焚之驗
歟自此戎患日深竟釀驪山之禍

按周正建子其所謂春不過盡寅月而止此詩末
章春日遲遲四句已是艷陽之景亦猶天旒華灼
爲婚期而兼言葉蓁蕢實此詩家映帶語况總冠
之以春原未嘗實其爲何月也
按六月之衍序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
功力缺矣何異孩語

六月、春風、

小正續采芑篇

補必其體

竹書紀宣王五年、妖命方叔、征荆蠻、蓋繼六月而用師也。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兵情應變、不得不敏。及北寇平、軍聲振、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言車則非戎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如孔明綸巾、羽扇、革祜、緩帶、輕裘、制勝裕如也。備述其師旅之陳、鞞、鉦、鼓之安和、亦見為節制之師。肄習有素耳。陳思平蜀論曰、將以謨謀為劍戟、策畧為旌旗、其壯猷之謂乎。蠻

荆或蠻而處於荆者鄭語史伯謂荆子熊嚴生子四人叔逃難於濮而蠻蠻芊蠻矣惟荆實有令德熒則荆非盡蠻也范曄南蠻傳曰今長沙武陵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踰盛足以抗敵諸夏宣王中興命將南征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亦似不槩指荆楚又按國語蠻夷要服在侯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內卽周禮巾車所謂韋路以封四衛者其制定歲貢于壇墠不貢則修名而有威讓之令今至擱燧勤王師必其驕逸不虔不容不致歪邪史記謂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自古記之蓋中國衰則先叛聖人起則後服故以高宗中興有事奮伐殷莒之歌後世爲規而宣王采芑之役亦堪與之媲美焉

按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駟然六月比四驪采芑乘四驥則亦不定乘駟矣埤雅云驪上駟騏中駟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頒馬教駟攻特藏僕講馭夫之灋滋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非獨四驪也總之毛馬

而頒豈拘一色此等俱不必甚泥周禮巾車王之
又路一曰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以祀二曰金路
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異
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又就以封四衛又曰
木路青樊鵠纓以封蕃國則鉤若專屬之金路者
故孔疏以路車有輿爲金路疑方叔繫周同姓爰
有輿朱色也正合巾車象路朱之義則方叔所乘
乃象路邪季彭山云中車所載車馬之飾若有所
分配蓋因車之貴賤各因以爲差非截爰一定之

制故此詩言方叔之車鉤膺偉章崧高言申伯之
車鉤膺濯濯韓奕言韓侯之車鉤膺鏤錫夫方叔
以卿士受服申伯以異姓改封則象路矣而皆有
鉤膺韓侯以同姓受命則金路矣而有鏤錫是錫
不特施於玉路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左傳閔二
年齊桓歸衛夫人奭軒註云車以魚皮爲飾爰則
此詩之奭服與采薇之矢服不同直以飾簞第耳
觀上下文所言皆是車飾可見又秦風小戎之鏤
膺舊謂鏤金以飾馬當曾帶爰止與虎覬爲句而

下卽云交韞二弓故季彭山以爲鏤鷹卽是席韞
之飾蓋韞之中央亦鷹也此數條一經拈出義遂
豁然

小正續黍苗篇

按舊序說謂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先儒辨之謂常
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愚亦謂采芑之南征何以
小於江漢然此猶各自爲役也一城申之役耳崧高
何以繫之大黍苗何以繫之小固知體裁音律自爾
系等而序詩者安已蓋黍苗卽非作於行役士庶亦
代爲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叙宏濶自是名公鉅章
此大小雅所由別歟及翫此詩語意乃作於功成後
非預遣其歸時也與出車采芣正相類或乃據序刺

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之說，遂謂此詩為追述宣王時事，兼營譏伐淮二役而失之矣。

公重章
召伯之職
謂此詩為追述宣王時事
兼營譏伐淮二役而失之矣

小正續車工吉日篇

嘗觀燕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燕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不一而足何也？此正宣王所為無逸也。蓋古者蒐苗獮狩之濃，實與軍政相為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人由而不知，而後王藉為利獸之樂，是故畋于有洛，邕子作歌，恆于游畋，三風垂訓，乃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後，奮然圖治，盡事終而鼎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蓋具見之。左傳楚椒舉

詩傳聞

小正續車工 十一

言作圖
卷二十七 吉日
日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
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
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
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
也然則講事度軌豈繁細故車工吉日其亦趾美成
康者歟竹書紀宣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故成周宣榭春焮昔猶有存者車工之詠卽是役也
毛傳訓甫爲大夫凡獵罔必擇艸埜大地爲塲週廻

芟艸積以爲防然從詩言之曰東有大艸猶可從竹
書言之曰遂守于大可乎且東方之大艸孰與圃田
甫之爲圃無疑已爾雅十藪鄭圃田周焦護居其二
焦護卽瓠中地近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吉日天
子之從此其所邪夫東都者蓋先王之所高會而四
方之所軌則瞻洛興歌而後躡或駐蹕康朝艷宮穆
會塗山皆不于東都若夫楚澤膠舟徐方廻馭又與
論已宣王此舉豈非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
者哉至焦護外接獫狁向嘗爲所荐食今于此從禽

所以耀吾軍士昭文德而威不軌意防固弘遠哉周公大政之訓成王曰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績以觀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召保顧命之誥康王曰張皇六師燕壞我高祖寡命宣王其有得於斯乎車工之射夫吉日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之類言於車工伯禱差馬之類言於吉日益彼此互見意相足也後世作賦者云收禽舉齒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解野饗犒勤賞功酒車酌醴方駕授饗升觴舉燧既醕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魚騶清酤效

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蓋亦卽二詩之意而衍之也至于禽相鑿壓獸相枕藉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幾乎太侈矣惟所云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踈餘足士怒未深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以訓儉昭仁猶爲近之其亦曲終奏雅勸百而諷一者歟或曰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舍而不錄何也曰此非周宣之鼓而宇文氏之鼓也

按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相傳周宣王獵碣也唐韋應物謂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謂宣王

嘽會同又有釋無非擷芳於風雅者其十章云進
 獻用特遘歸格甄祖則又取材于虞書也蓋惟其
 詩極意摹古遂不覺蹈襲卉吻在宇文氏原無意
 於偽標宣王以疑誑後世特後儒未及詳察妄意
 為宣王詩耳今還就其詩質之亦愈知非史籀筆
 而馬子卿之辨當必信而有徵矣

小正續沔水篇

按厲王之流彘古今一大變也即曰萬民弗忍當肯
 必有為之倡亂者至羿欲甘心其太子微召公以已
 子易之周不祀矣平王忘父讎而好其位比於篡逆
 東遷而後日以陵夷則習亂而忘始治也僂宣王霖
 念亂之志是亦一平王耳故人知宣王內修外攘中
 興之剋爛然不知沔水一詩寔為幹蠱之本觀其言
 曰誰霖父母抑何情惻而旨痛乎聞斯言而不閱然
 惕然相與共圖蓋愆撥亂者非人子亦非人臣矣乃

末章復慮及於讒言而勉我及以敬想當肯汾王即世少主踐祚中外危疑或有牽亂之徒造蜚語以撼在位故其卒以此勗也歟

按春秋內外傳秦伯享重耳公子賦河水杜註以為逸詩非也韋昭解云河當作沔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得之矣

小正續庭燎篇

按舊說以為一問再問三問然則宣王非果問夜不
過枕上唸詩三晉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而它夜
不盡然乎蓋王心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
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而序又以為箴之
者以其每問愈宴也然自未央至向晨自聞聲至辨
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叙豈成文理或
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於未央進銳退速
非可繼之道則幾於說夢矣

小正續燕芋篇

孔子曰於燕芋見譴政之有應也嘗攷宣王元季復
 田賦作戎車百廢具舉而其加意於畜產亦可知已
 詩皆以誰謂發端見管凋耗而今蕃阜也牧事有成
 故詩傳謂之考牧序亦云然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
 阜蓄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
 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皆事之
 牲必用牲物外事毀事或用龙蓋至兪牲則具而牧
 人之職克舉矣詩故云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

別羣也。皆牧瀟也。賈思勰言：牧芋者，須緩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芋性護蒞，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矜不讓，故曰矜矜競競。芋皆健蒞，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此辭較勝，通篇寫物態物情及人畜之相，得如畫而末復贅之以夢。詩人之藟可也。倘亦彷彿斯干之體邪。埤雅曰：俗云春兔遺子，如梟埋於泥中，明季水及故岸，皆化而為兔。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為陰陽和則兔多，豐季夢兔，理或然也。季彭山云：旒龜蛇，北方藏伏之象。旒鳥隼，南方飛揚之象。夢旒而乃是旒，由藏伏而飛揚，昌盛之勢，不可遏也。朱傳據周禮大司馬郊塾載旒之說，而曰旒統人少，又據司常州里建旒之說，而曰旒統人多，夫其序乃隨時部分，非不可易之制。安可以定多寡。以上二說，似勝集傳。然牧人果有是夢乎。太人果有是占乎。總之，詩人點綴中興富庶之興如此，向使于畝之籍時修，太原之民不料此豐季溱溱者，正未有艾矣。

按埤雅云：芋性藟羣，故於文芋為羣。每羣要以一

雄為主舉羣聽之羊，特以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為藩，牛土畜也，土緩而和，病則耳燥。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矜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為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之，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降飲寢叱，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麾肱畢升，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故禮云四足曰漬，謂歠相灑漬而藩耗敗也。六畜之歠，皆藩耗敗，而羊為甚，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

也。周家內助之賢，大正所咏，詳矣。脫簪永巷之姜，后不容沒而不可見，故聖人為錄，間關於小正焉。若如鄭箋，溺於序說，謂褒姒嫉妬，隸道周人，思得嬖女以間其寵，則是張儀傾鄭袖，陳平給闕氏之計耳。以嬖易嬖，其何能淑？且賦白萼者，安在豈真以不賢見黜？詩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婚隸論豔妻，驕扇寵不再，移其為倍義而傷教，亦已甚矣。

小正續車牽篇

毛詩小雅節南山以下序驟不目爲刺幽者幽王固可刺刺詩不應俱作美詞如楚茨至車牽毫未見有刺意也詩傳繫車牽於宣王而以爲樂親昏僞申公詩說不悟親之爲新乃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夫親迎亦自常禮豈夷厲之世遂禁士人不得親迎乎美齋里之迎止者亦因覲王錫命并及之耳況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若紉筵燕賀出自朋情其詩安

言作... 卷... 三
得載之雅詩傳第言樂親昏而不明指爲何人其端
總冠之以宣王中興則知樂新昏者卽王也蓋易基
乾坤書美釐降夏之興以塗山殷之興以有娥周自
姜嫄肇厥生民暨乎太姜任姒邑姜世貽嬪則至宣
王勤政內修外攘周道復興則姜后翊贊之力爲多
詩人樂得淑媛以配君子故其詩曰德音來括曰令
德來教詩非必作於初婚合卺之夕乃其後喜而追
思之又非必王者自作乃詩人述其意而代爲之此
是宣王初季事而續之末簡者猶樂以關雎爲亂

